



墨子卷之九

墨子

後漢書  
經詩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

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

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

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

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盭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

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  
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  
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  
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  
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  
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  
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  
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

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  
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  
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  
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  
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  
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  
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是以入  
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

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  
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  
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  
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  
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  
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  
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  
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

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  
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  
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  
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  
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  
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  
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  
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

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  
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  
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  
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  
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  
龔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  
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  
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

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  
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  
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  
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  
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  
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  
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負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

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



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

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

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僂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

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

樸人又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  
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  
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  
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  
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  
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  
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家察萬民而觀之此  
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

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  
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  
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  
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  
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  
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  
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  
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

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

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

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遲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

孟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癸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

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  
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  
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  
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  
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  
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氓也中實將  
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

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  
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  
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  
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  
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  
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  
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  
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

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  
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  
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  
麻統葛緒拊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  
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  
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蕘若信有  
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  
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

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夫怠乎聽  
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  
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  
織紉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  
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  
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  
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  
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耘其國家傾覆



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

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慙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祗禡爲僕

秉轡授綬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  
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  
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  
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  
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  
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  
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紲有曰所以重親  
也爲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

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  
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  
之知力不能爲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  
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賤天下  
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  
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  
怠徹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

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親鼠藏而羝羊視賁  
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  
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  
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  
人之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  
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  
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  
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

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  
者羿作弓伋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  
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伋奚仲巧垂  
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  
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  
射強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  
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  
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

必遷何故相若雨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  
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  
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與  
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  
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  
下害不除是爲群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  
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  
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

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  
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  
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  
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  
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  
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  
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  
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

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  
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  
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  
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  
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  
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  
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

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  
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  
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  
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  
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  
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  
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

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  
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  
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  
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  
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  
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  
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  
七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

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  
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徧哀不可  
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  
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  
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  
勞思不可繁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  
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  
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

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  
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  
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及於  
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  
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  
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  
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  
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

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爲魯司寇舍  
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  
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蔡羹不  
糗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  
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  
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  
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  
語女曩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

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  
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  
此時天下坡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  
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  
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  
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求雕刑殘莫大  
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修其言法其行力  
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孺士  
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終

墨子卷之九

三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  
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  
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  
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  
敬也園一中同長也行爲也方柱隅四謹也  
實榮也倍爲二也忠以爲利而強低也端體

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  
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佞自作也繡間虛  
也諂作噍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  
相外也令不爲所作也櫻相得也任士損已  
而益所爲也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勇志  
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櫻櫻也力刑之所  
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佞所  
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爲

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  
攸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爲窮知而僦  
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  
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舉  
加舉擬實也知間說親名實合爲言出舉也  
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  
合缶宜必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

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  
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  
無父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窮  
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  
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  
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  
用損偏去也服執說音利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儼稭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

非  
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  
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  
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鬪愛食與招白與視  
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

八墨子卷之十  
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  
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吡說在量知  
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  
熟說在頓假必諄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  
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  
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  
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  
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

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字或從說在長字久堯  
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  
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  
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  
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  
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爲博於

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  
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景不  
從說在改爲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  
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新則不動說在端景到  
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  
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曰說在博缶而不可擔  
說在搏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宇進無近  
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

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  
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  
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  
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剝循此循此  
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  
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假其賈聞所不知  
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  
以言爲盡諄諄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

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假或過名也  
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  
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  
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  
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  
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作顏於  
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  
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案誹之

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  
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  
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  
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  
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

入學子卷之十  
六  
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  
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  
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  
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  
明仁愛已者非爲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  
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利之不必用禮貴  
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等異論也行所  
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實其

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若金聲玉服忠不  
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爲芬而能能  
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  
得金俱與人遇人衆情諂爲是爲是之台彼  
也弗爲也廉已惟爲之知其也颯也所令非  
身弗行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  
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  
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之生商不可必

也卧憂平惓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待

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鼃爲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僇眚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



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園規寫支也方矩見支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聞謂夾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纏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

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櫻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此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可法意規負三也俱可以爲法俱然也者民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大爲欲難其指智不知

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  
 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  
 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  
 膺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  
 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僇於欲  
 之理難脯而非恕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為與  
 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已為衣成也治病  
 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為

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  
 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  
 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  
 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  
 聞也方不瘡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  
 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之  
 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古  
 兵立反中志工正也臧之為宜也非彼必不

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  
兩而勿偏爲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  
盡蕩也順長治也盡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  
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  
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  
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  
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蚴還園去  
就也烏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

子子毋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  
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  
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  
也諾超城負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  
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  
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  
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  
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

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真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鬪不俱二三與鬪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

抬也白馬多曰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願倍非智之任

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  
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蚘  
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  
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  
也吉之使智也疑蓬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  
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  
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鬪者之蔽也以飲酒  
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

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  
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  
指指五而五一長字徙而有處字宇南北在  
且有在莫字徙又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  
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  
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  
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  
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

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  
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  
人之間景木杻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  
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鑿景寡  
貌能白黑遠近杻正異於光鑿景當俱就去  
余當俱俱用此鑿者之臭於鑿無所不鑿景  
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鑿分  
鑿中之內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

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  
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  
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  
直也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  
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  
焉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  
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  
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焉重相若則標

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  
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  
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  
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  
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爲輜車  
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  
縣重於其前是埽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  
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拖或害之也不埽者

不得汙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踳  
也若夫繩之引軛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  
倍拒堅舳倚焉則不正誰竝石索石耳夾窳  
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  
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  
絕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糴相爲買刀  
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  
變歲變糴則威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

其以不讐也其所以不讐去則讐缶賈也宜  
不宜缶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  
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  
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  
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  
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  
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  
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

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  
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  
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  
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  
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  
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  
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  
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



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  
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  
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  
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  
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  
問者曰子智馱乎應之曰馱何謂也彼曰馱  
施則智之若不問馱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  
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中

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  
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  
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  
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  
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  
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  
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  
於人也且怨人利人愛也則惟怨弗治也損

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糜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瘡病之之於瘡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又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

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臙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隗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

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貝也則沈淺  
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  
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  
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  
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  
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斲半進前取也前則中  
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毋  
與非半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

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無所處而不中縣搏  
也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  
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  
後乂也民行脩必以乂也一方貌盡俱有法  
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  
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  
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  
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

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  
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  
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  
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  
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  
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  
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  
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

此亦可彼此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  
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稗和無過使  
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  
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息  
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  
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  
若是其色是所不知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  
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

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  
智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長  
外親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詩不可也出入之  
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  
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  
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  
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  
無窮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

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  
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  
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諄人若不盈先  
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  
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  
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  
所問若不知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  
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

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其爲  
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  
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  
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  
爲無益也教諄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  
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  
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  
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

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  
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  
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  
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  
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  
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之十終



